

9-2009

Brighter, bolder, “Bettyer” : 以《Ugly Betty》作為酷兒理論的實踐

Anna HU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安娜 (2009)。Brighter, bolder, “Bettyer” : 以《Ugly Betty》作為酷兒理論的實踐。文化研究@嶺南, 15。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15/iss1/3/>。

This 專題文章 Featur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Brighter, Bolder, “Bettyer”：以《Ugly Betty》作為酷兒理論的實踐

黃安娜

前言

一位看來奇貌不揚、戴著牙箍和厚膠框眼鏡的年輕拉丁裔女子 — Betty Suarez，在誤打誤撞下，成為了Meade集團旗下的時尚女性雜誌《Mode》剛上任的總編輯Daniel Meade私人助理 — 這就是Ugly Betty (中譯《醜女貝蒂》，港譯《「俏」貝蒂》，或譯《醜女也有出頭天》) 第一集的故事內容，而整套劇集就是由此戲碼展開。驟眼看來，故事的結構似乎跟《The Devil Wears Prada》、《Bridget Jones' Diary》不相伯仲，只不過平庸的女角戴了一口藍色牙箍，可能是飛上枝頭變鳳凰的故事吧。然而當這套由美國ABC頻道2006年秋季推出的喜劇及劇情片 (comedy-drama)發展下去，你必會為它抵死幽默的對白、色彩斑斕的佈景設計風格，以及其挑戰電視尺度的內容大為驚訝 — 它毫不避諱地在劇情中將關於多元性取向(同性戀、性濫交)、戀物癖、跨性別等議題大膽涉獵，開放程度甚至比以性愛掛帥的《Sex and the City》更甚。它毫不保留地向觀眾呈現這些在主流傳媒中鮮有提及的議題，即使電視劇內容充滿笑料，但絕對沒有以「取笑」的輕蔑態度來處理。筆者很佩服創作《Ugly Betty》的班底(包括在People's Award頒獎禮向家人出櫃的男同性戀者Executive Producer — Marco Pennette)，及各位演員的膽識和遠見；作為一套主流電視喜劇，能夠在收線高企的電視台「合家歡」黃金時段中播出，而其內容又能夠前衛至此，筆者對之實在十分佩服。

《Ugly Betty》是依據一部哥倫比亞同名電視劇《Yo soy Betty, la fea》改編的美國紐約版，一

經播出即成爲美國收視數一數二的劇集，它不但是第 64 屆金球獎最佳喜劇/音樂類電視劇集獎得主，還獲得了美國第八屆家庭電視劇獎（Family Television Awards）最佳新劇獎，現在亦已在無線明珠台播放了第二季ⁱⁱ。作爲一套主流電視喜劇，它成功地爲GLBT開闢了一個現身的空間，即使當中牽涉嬉笑成份，但也不失爲一個有效的渠道讓觀眾，透過流行媒體接觸比一般異性戀更多元的性向。

Ugly Betty 故事概略

本電視連續劇由美國拉丁籍女演員America Ferrera領銜主演。在劇中，她扮演了一個名爲Betty Suarez的女孩，奇貌不揚的她，由衣著打扮，以至談吐、處事風格均與高級時尚雜誌界格格不入；但是她有自信、聰明、勤奮，機緣巧合地使她進入了成功時裝界的風雲雜誌《Mode》，並且與上司Daniel Meade在時裝界創造一番成就。ⁱⁱⁱ Betty爲人正直、天真樂觀，處事勇往直前但又不諳世間人情冷暖，加上對於時裝潮流的無知，在紐約時尚尖端的化身《Mode》中橫衝直撞，成爲了這套電視劇最令人深刻的地方。

當 Betty 和 Daniel 成爲好拍擋之際，一直覬覦著《Mode》總編輯高位的的創作總監 Wilhelmina Slater 便開始漸露倪端。她的手下 Marc St. James 和性感的接線生 Amanda Sommers 更常常合力對 Betty 下「毒」手，可是每次都無功而回 – 然而將她引爲笑柄卻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幸好 Betty 在公司裡還有好朋友裁縫師 Christina McKinney，以及她心儀的對象 – 會計師 Henry Grubstick(在第二季更成爲了她的男友)。她和爸爸 Ignacio、姊姊 Hilda 和姨甥 Justin 住在一起，家人的支持對 Betty 十分重要。

另一邊廂，Betty的上司Daniel卻面對著家庭四分五裂的局面：對他寄望甚殷爸爸Bradford Meade、官非纏身的媽媽Claire Meade，還有本以為已經死去兩年，卻原來是躲藏起來進行變性手術，與Wilhelmina密謀對父親展開復仇大計的「姊姊」Alexis Meade(前名為Alex)，彼此各不相讓。^{iv} (筆者按：有關《Ugly Betty》第一季角色人物關係，請參考附錄一。)

變幻才是永恆：《Ugly Betty》的「性別麻煩」

《Ugly Betty》中出現了多個非典型性取向角色，他們的出現，不但為故事帶來新意，更令一些性小眾的個體有機會在主流媒體出現，即使只是虛構人物，也讓他們有機會「現身(Visible)」。

美國酷兒論者芭特勒 (Judith Butler) 在《Gender Trouble》一書，指出：

「性」(sex)與「性別」(gender)本來就是一場沒有「原本」(original)、只有「摹本」(copy)的操演(performance)，是社會人為的文化建構。打從出生開始，我們便被賦予特定的性別身份，通過教育和學習，不斷重複操練合乎性別類型要求的意識與行為，這是一種模擬、生產和再現的過程，猶如「扮裝者」(drag)，窮其一生努力演好一個特定性別的角色。換句話說，是我們先預設了性別的界分，然後才付諸實行，以反覆的演繹強化性別的模式，逐漸使之牢不可破，根深蒂固，成為社會規律。...性別不過是一場模擬的操演，當中充滿流動性、變幻感與創造力，同時又具有破毀常規、顛覆主流的力量，那麼每次操演都可以是對性別身份的內容和形式重新的肯定、改變、再造和宣示。」^v

亦即是說，「性別(Gender)」並非由天然生理所賦予，而是被社會文化塑造出來的。通過長年累月不斷重複的性別論述（如：男人是強壯的、女人是柔弱的；異性戀是正常的，同性戀是不正常的），世間男女學會了自己應有的性別表現(performance)。正是此種不斷被加強的表現，讓後來的人有了性別之分。

當我們有了這種酷兒理論中「**性別操演 (gend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作為基礎，再看

《Ugly Betty》的時候，就能發現它另一層的意義：它所創作的角色，正正在顯現這種酷兒理

論中的「身體和性慾不符合主流性別/性的標準」，充滿變化。

跨性別的代表 -- Alexis Meade

由Victoria's Secret名模Rebecca Romijn^{vi} 飾演美艷動人的Alexis Meade，本來是觀眾心目中的神秘奸角，觀眾最初還被騙以為只是假傳死訊的Fey Sommers(Bradford Meade的秘密情人)。

Alexis 的出現是一個劇情的轉捩點，她本來也算是奸角(Villian)，開始時還想與劇中另一奸角Wilhelmina奪取Meade集團的擁有權、向父親報復，甚至買兇殺人……。但是我們很快就明白到這些行動背後原來也是源自父親Bradford Meade對她的不諒解和強硬的態度，而Alexis也漸漸對於自己的衝動有一點悔意，甚至希望能夠和弟弟Daniel和好如初。在其他荷里活劇集中出現類似的角色，可能只有《All My Children》或電影《Transamerica》。無巧不成話，Transamerica中的跨性別者又是由女性演員演繹，不過Alexis因為有的是財富，能以手術後性感迷人的外表示人，很快令人想起了DIVA的形象，比起Transamerica主角需要面對的問題又有點不同。何春蕤在〈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一文中提到，

「跨性別主體卻強烈的感受到，身體是一個被高度爭戰的場域，對身體的積極修整則是他/她們在身體上的重新書寫，以宣告自身獨立於僵化之性/別體制的暴政。」^{vii}。

我們也可以在Alexis身上，也找到爭戰的痕跡。第一季第十五集Alexis以全新的外表在fashion week向Daniel以性感的外型表露身份時^{viii}，說：

Daniel: You are crazy! How could you do this? I couldn't even look at you!
(你瘋了！怎麼可以這樣？我連看你一眼也不敢！)

Alexis: Then don't look at me. But I need you to know why I did this. Since I was 5 I've known
(那就不要看。但我需要你明白為甚麼我要這麼做。自我5歲開始已經知道了...)

Daniel: Don't!
(不要！)

Alexis: Since I was 5! I felt like I've been dropped in the wrong skin. This is about correcting a mistake.
(5歲開始！我已覺得我被裝進錯誤的肉體。這只是糾正一個錯誤。)

Daniel: Oh is that all really?
(真的這麼簡單嗎?)

Alexis: That's the fast version.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Daniel: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 put your family through. We thought you were dead, Alex. Mom has to bury her son, she's never recovered. And your father...

(你不知道因為你令整家人有多難過。我們以為你死掉了，Alex。媽要埋葬自己的兒子，她從來都沒有回復過來。還有你爸爸...

Alexis: What, moved on?
(爸爸又怎樣？繼續生活吧？[意指她爸爸 Bradford 將要與 Wilhelmina 結婚])

Alexis的表白就像許多跨性別人士的分享一樣，以「裝錯了身體的靈魂」^{ix} 這種普遍的描述解釋進行變性手術的原因。編劇沒有一面倒將變性者塑造成大壞蛋，甚至肯花篇幅將她書寫為一個有血有肉，甚至是美艷動人，充滿「Girl Power」的揚眉女子。編劇們顯然是做足準備，對跨性別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和責難都有詳細的瞭解。

《Ugly Betty》在處理跨性別的議題時，用了不少精警語句。從第一季第十五集，當 Alexis 在 Mode 時裝週發佈會現場直播中表露身份/性別後，Betty 一家人在看重播時的對話可見：

Ignacio: Let me get this straight...your boss' brother wears women's clothes?
(讓我弄清楚...你上司的哥哥喜歡穿女性衣服嗎?)

Betty: No, that's a transvestite. Alexis is a transsexual.
(不，那是易服癖。Alexis 是跨性別。)

Ignacio: What's the difference?
(有甚麼分別?)

Betty: Transsexual have surgery to reassign themselves to the opposite sex.
([[翻閱跨性別簡介單張]]跨性別會進行手術重新建立自己的性別。)

Ignacio: Ouch.
(哎呀。)

Hilda: Wow those hands are too small to belong to a man. You got to know where she get her nails done.
(哇咧。(在看電視)你看看那雙手，對男子來說實在太小了。你一定要查查她在那裡修甲的。)

在這裡，我們看不到一般世俗主流通常都會賦以跨性別者「嘔心」、「變態」的論述；反之，我們看到 Betty 一家以開玩笑的口吻來討論，不但沒有對 Alexis 構成傷害，而是處之泰然，用平常討論新聞時事的語氣談論，Alexis 的角色也變成了活生生的個體。

Alexis 的父親 Bradford Meade 對於自己兒子要變性感到無地自容，甚至說出“*the son I wish I'd never had*(我希望從沒有這個兒子)”難聽的說話，而大受打擊的 Daniel 在最初也好不了他父親多少(只有媽媽 Claire 對於兒子的回來感到非常欣喜)。Bradford 對於他兒子的憎恨，甚至不惜使「美男計」要 Alexis 不要再在《Mode》出現，或多或少都是羞恥感作祟；但是 Alexis 不但對自己要成為跨性別者的選擇毫不羞恥，還處處流露出她的直爽和自豪。

由第十五集開首，觀眾已經可以看到出這個角色的可愛之處：

(這是 Alexis 第一天正式在 Meade Publications 上班；Betty 和 Alexis 在升降機內初次相遇，Betty 忍不住瞄了 Alexis 的胸部一下)

Alexis: *Ok let's cut to it. They soften the jaw slim the nose soften the hairline cut the adams apple and then there are the implants: cheeks, breasts, buttocks, ass. I will spare you with the more graphic details but just put the rumour a rest – they don't save 'it' in a jar.*

(好了，現在就說吧。他們「軟化」了我的下巴弄窄鼻子割掉喉核，然後就是移植：下巴、乳房、下盆、屁股。我不用和你分享更加精彩的詳情吧，但先讓我澄清流言：他們沒有放「它」在瓶子收起來。)

Betty: *(shrugs)That's good to know (looks at Alexis' patch on her forearm)*
(還好。)(瞪眼看著 Alexis 在手臂上貼著的膠貼)

Alexis: *And no. I haven't given up smoking, it's a hormone patch so my mustache doesn't grow back.*
(沒有，我沒有戒菸。這是阻止我的鬍子再長出來的荷爾蒙貼。)

Betty: *Really? Where did you get that? Cos I need to bleach all the time and it's such a pain.*
(真的？你在那裡買到的？我每朝都要漂白(汗毛)真的要命。)
[筆者註：Alexis 看來不但不生氣，還好像覺得很有趣的樣子]

Alexis 的人性化，還出現在第十六集(和 Wilhelmina 一起)在酒吧被搭訕受侮辱，以及當她在第二十集中，首次以「女兒身」約會和造愛的不安。還幸 Alexis 很快就不再「奸」，後來更與家人合力對抗 Wilhelmina。Alexis 在《Ugly Betty》的堅強十分值得我們欣賞。

記憶：社會文化建構的「性」

巴特樂 (Judith Butler)提出的performance theory (性別操演/表演論)，在《Ugly Betty》中Alexis「肥皂劇」式劇情^x中也有體現。在第二季開始，Alexis因為車禍而喪失記憶，甚至忘記了自己已經做過手術成為女人，他的記憶只停留在兩年前仍然是Alex — 於是，「他」需要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 — 突然發現自己有了一對乳房，終日驚喜交集的擠按著「它們」……穿起高跟鞋卻不懂得平衡，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穿衣和化妝也弄得亂七八糟，愛美的Amanda驚見Alexis一張大花臉，也要立即幫忙，說：“*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wear glitter before noon (朋友不會讓朋友在中午前塗閃粉)*”。雖然這是誇張的情節，甚至有一點助長建構「跨性別者不懂如何成為真正女人」的刻板形象之嫌，但這瘋狂的劇情卻似乎暗示了性別的身份不是與生俱來，而是由自身的記憶和歷史建構出來的，而這正是福柯在《性史》所說的：

「慾望並不是一種先驗存在的生理實體，而是在特殊的社會實踐過程中被歷史地建構起來...新的性式在不斷被製造出來。」^{xi}

遙相呼應 — 只要記憶(歷史)被刪去，對身體和性的認知也可以被去掉，主體(Alexis)即使具備了女性性器官的「生理」條件，性的內容、性的經歷卻是一片空白，因此不能體現其(新的)女性身份的窘態。福柯這種「性是由社會和歷史建構的，而不是由生理決定的」的新學說也因此在此得到響應。

在自由和寬容方面，男兒身的Alexis從小追求變成女性，或許和現實生活一樣——劇中也不乏刻畫Alexis所遭受的種種壓力（包括家庭的壓力）和變性帶來的挫折，以及弟弟Daniel為

了她的自由，寧願冒險失去所有廣告商的的包容，兩兄弟由最初反目到最後和好如初，讓觀眾在此普及的喜劇中，能夠樂觀地看到一位跨性別者 Alexis 在嚮往自由道路上獲得了「幸福」。在流行文化出現如此正面的演繹實在是難能可貴。

同志「壞蛋」 Marc St James

主流電視媒體中呈現的同性戀者通常都是單向的 — 不是攪笑的，就是邪惡/淫亂的；再不是就是非常友善的「好姊妹」……有時這些同性戀「基佬」會被安排愛上另一些角色，但總是無疾而終或悲慘收場，在第二集又變回原本的既定角色定形了。另外，同性戀角色的出現亦塑造了時裝界對同性戀者的寬容，甚至期待與創作有關的必然是同性戀存在的刻板形象 — 《Ugly Betty》表面上也不例外。其中主線的壞蛋就有同性戀的 Marc St James 一角，是 Wilhelmina 的「奸臣」。Marc 跟深受主流觀眾歡迎的《Queer Eye^{xii}》中的酷男們有點相似 — 對時尚品牌極之敏感、有(同志)美感、有品味、還有像非常 "Bitchy"^{xiii} 的幽默感。不過，Marc 最喜歡與他情如 Bitchy 姊妹的 Amanda 一起以戲弄 Betty 為樂，也期望透過阿諛奉承上司 Wilhelmina 踏上高位，一點也不像一般主流節目中對於同性戀者永遠是最佳「姊妹」的想像... 但在壞之餘，Marc 卻仍然有著人性化的時刻，甚至有些時候覺得 Wilhelmina 「太壞」時也會節制，甚至會向「敵方」Betty 告密，而對 Betty 較「柔弱」的姨甥 Justin 也會關懷備至。在《Ugly Betty》第二季第七集，Marc 發現自己愛上外貌平凡的 Cliff：

Amanda: Oh my god. It's happened. You are looking past what's on the outside and seeing what's on the inside. You are falling for him. You are falling for an average man.
(天啊。真的發生了。你看過他的外表，看到他的內在美了。你真的愛上了他。你愛上了一個平凡人。)

Marc: Oh god. I am. I am an average man lover. What do I do?
(天，我真的是這樣... 我淪為平凡人愛好者了。怎麼辦才好?)

Amanda: You accept it. You are deeper than you think. It's OK. We all have flaws.

(你要接受這個事實。你比你想像中有點深度。不要緊，我們都有缺點。)

最經典就是在 Amanda 那句「你比你想像中有點深度」Marc 因為發現自己是個「有深度」的人而傷心。這兩個表面上最 Bitchy 最「低俗」的角色，揭露了他們內心裡不能接受自己。這種「真性情」才是 Marc 逗人喜愛之處，因此我們不會因為他為壞蛋 Wilhelmina 進行種種奸計而百分百憎惡他。反而，觀眾會因為他真誠的使壞，而對他又愛又恨。一個活生生的同志角色就是如此建構起來。

在第一季第十八集，Marc 雖然在公司和其他公開場合中坦誠自己的性取向，但在媽媽面前，竟然仍然未能「出櫃」，甚至一直編造謊言欺騙。Marc 在這集要 Betty 扮作他的女友，還招呼他媽媽到 Betty 家中吃飯，而他媽媽並不領情^{xiv}：

Marc: Mom, Betty and her family were pretty nice to us tonight.
(媽，Betty 和她一家人今晚真的很好的招待了我們啊。)

Marc's Mom: Her family? Don't get me started on her family. Her father - why should i pay his taxes? He broke in this country.
(她一家人？不要再提了，他父親... 為甚麼我要幫他付稅？他可是偷渡來我們的國家的呢。)

Marc: Mom.
(媽。)

Marc's Mom: And the sister? I don't wanna use the 's' word but slut. There. I said it. No wonder she got knocked up in the second grade.(Justin breezes past, saying 'The golden girls marathon is on')And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is.
(還有她姊姊... 我不想說的... 但她可是個婊子。對，我說了。難怪這麼年青就給人弄大了肚子。)
([Justin 溜過說："Golden Girls 馬拉鬆快要開始了！"...]他... 我都不知道他算甚麼玩兒。)

Marc: That?
(他?)

Marc's mom: Please, he's just so...swishy! And the mother doesn't say anything - it just makes me sick!
(天，他是那樣... 娘娘腔！他媽媽卻一句話也沒有說... 真令我倒胃！)

Marc: Ok, shut your mouth, mom! Swishy?
(好了，媽，快閉嘴！你說甚麼娘娘腔?)

Marc's Mom: What did you say to me?

(你對我說甚麼?)

Marc: *You don't get to talk to these people like that! They did a really nice thing for me tonight. And that little boy...Swishy? Swishy. You wanna talk about Swishy? Open your eyes, mom, and look at your own swishy son.*
(你不可以這樣說! 他們今晚為我做了一件好事... 那個小孩... 娘娘腔? 你想說娘娘腔嗎? 睜開雙眼吧, 媽... 看清楚你這個娘娘腔的兒子。)

Marc's mom: *You know what? No. I gotta get to the hotel...*
(不。我要回酒店。)

Marc: *No no no. you don't get to go. Because i may never be this brave again, mom. I, I love you, but..*
(不, 你不可以走。我可能以後也不會這麼勇敢的了, 媽... 我愛你, 但...)

Marc's mom: *Do not say it.*
(別說了。)

Marc: *I am what you think I am.*
(我就是你所想那樣。)

Marc's mom: *You're confused.*
(你只是混亂了。)

Marc: *No, No. For once, I am not. If you wanna get to know me...it has to be the real me.*
(不。這一次真的不是。如果你想認識我... 你必須瞭解真正的我。)

Marc's mom: *The real you, huh? Well, if this is the life you've chosen, **I have no interest in knowing the real you.***
(真正的你? 如果你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式, **那我完全沒有興趣認識真正的你。**)

“*I have no interest in knowing the real you*” — 就在這刻, 那位一直在使壞、總愛唇槍舌劍、女魔頭 Wilhelmina 的邪惡助手忽然不見了... 我們眼前只看到有血有肉的 Marc, 在出櫃時被自己的母親拒絕, 他失望和受傷的眼神, 提醒了我們他也有感情, 也有脆弱的時候。

Arlene Stein (2006) 在《Shameless》一書提到, 羞恥是對自己的一種判斷, 對自我產生不安、不健全、不足、懦弱、可憎、以至令人作嘔的一種感覺。羞恥與內疚感不同, 因為內疚感是由一些超越了道德界線的思想和行為產生的, 但羞恥則是因為及不上自我定立的理想形象而產生。^{xv} Marc 多年來都不敢向母親透露自己的性取向, 無論他平時穿戴多大膽、言行多浮躁, 在母親面前卻仍然要努力維護著「完美兒子」的形象, 讓羞恥感壓抑著自己, 因為母親的道德恐慌而不敢打破沉默。他因為聽到母親侮辱年紀小小的Justin, 他終於不能再沈默下

去，可惜母親並不諒解，傷了Marc的心。幸好Betty一家，以及Marc的「最佳損友」Amanda都十分支持他。

未知之數Justin^{xvi}

Justin^{xvii} 是Betty的姨甥，由第一集開始，我們已經知道他的性格與老套的Betty迥異 — 對時裝潮流觸覺極之敏銳，因此他對於Betty能夠在Mode時尚雜誌工作甚為雀躍，甚至在第二集已經能夠點出Amanda穿著 2004 年的舊款鞋子，令Marc刮目相看；非常重視外表，一副娘娘腔的言行舉止，酷愛流行音樂和舞蹈，而且說話的風格語氣有些時候跟Marc不相伯仲 — 一樣的Bitchy！也是這個原因，Marc視Justin有若自己的縮影，壞心眼如他卻對Justin愛護有加^{xviii}。

第一季第十六集，Justin 與爸爸 Santos 和媽媽 Hilda 正前往百老匯舞台劇《Hairspray》，Santos 對於這套好像「娘娘腔」的百老匯劇沒有甚麼好印象，雖然百般不願但也唯有答應去看。Justin 非常心急，因為快趕不及了。而且，Santos 由之前對家人不聞不問，到現在回來想當一位丈夫和爸爸，也令 Justin 更加緊張，不想他錯過自己最喜愛的音樂劇。可惜事與願違，地鐵中途故障了，Justin 知道要錯過第一幕了 — 因此決定親自為爸爸演繹一次《Good Morning Baltimore》。

我們要知道，Justin 當時只得十多歲，還未成年；他在這段時候顯露出作為同志可能會出現的特徵 — 對時裝敏感、注重補養身材外貌、能夠對名設計師作品資訊背誦如流、對媽媽服裝品味常有微言，甚至與「壞蛋」Marc 和 Wilhelmina 在某一些時間更顯得合拍，甚至就像「年輕

版」Marc 一樣愛美愛時尚...但他的出現，卻又豈止於只是《Ugly Betty》中一個插科打諢的配角。

在這一集中 Justin 在地鐵車廂中毫不避諱的表演唱歌和跳舞，扮演著以揭示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為主題的音樂劇《Hairspray》，雖然他只是做回自己，對四週乘客的凝視，再加上自己爸爸的不自在，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在這裡成為了被週遭乘客和爸爸所凝視的「他者」，建立了「酷兒」的身份。

Santos 原本對於自己的兒子的「酷兒」表現有點不滿，甚至本來就想藉詞不去看

《Hairspray》；然而在面對車廂的「凝視」，以及其中一位乘客的冷言冷語，Santos 卻忽然發覺自己的兒子和別人不同，在這一時刻他卻忽然明白了 Hilda 為甚麼在第九集中說 "*He's comfortable with who he is and so am I.*" (他對自己的模樣感到自在，我也是) 的意義是甚麼 – 除了接受自己的兒子是「酷兒」本體的事實，Santos 更捍護自己的兒子成為「酷兒」本體的自由，挑戰其他人對他兒子的異樣目光。他的「英勇」舉動竟然引起全個車廂內的乘客鼓掌助慶，當然這只是《Ugly Betty》的「成人童話故事」場景才會發生的事。與剛才 Marc 的個案相反，父親 Santos 對兒子 Justin 他的表現由初頭的反感和羞恥，到面對群眾時為兒子奮力辯護反抗，以及後來對兒子的演藝天分感到自豪，沒有讓無形的羞恥感困惑，是 Justin 的幸福。

另外，我們更須留意 Justin 是「未定性」的本體，雖然驟眼看來他是一個典型「愛美」同志，但是不但未有向家人「出櫃」，甚至在第二季 Santos 父親死後，Justin 忽然反叛，一會兒在和

女孩子親熱、一會兒又身穿(亡父Santos的)皮褸變成反叛青年模樣^{xix}。其「流動性」的酷兒本體在此也可見其端倪。李銀河在《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xx}一文中提到：

『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表演」理論是社會建構論身體政治的一個主要論點。社會建構論認為：一個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絕女性氣質。所謂女性氣質是「一種對接受下來的性別規範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體的許多風格一樣。」(巴特勒，1985年)

在《性別麻煩》一書中，巴特勒進一步解構了異性戀霸權，顛覆了當代社會把它當成是統治的、必然的、強制的性的邏輯。她反對生理性別通過社會性別繼而通過性表演出來的理論，發展出一套「性別表演理論」。這一理論的要點是：性別身份不是個人的特性，而是一種必須重複表演的行為。」

上文提到酷兒理論告訴我們，人的性傾向是流動的，不存在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只存在此一時的同性間的性行為，以及彼一時的異性間的性行為；甚至，不存在絕對的傳統意義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著一個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酷兒理論認為人在性行為與性傾向上均是具有多元的可能。^{xxi}而Justin的「不定性」正是這種「流動」的好例子。

「敢曝」敢 Camp 的 Betty

Camp(台灣譯作「敢曝」、甚至「露營\淫」)一詞最早來自於法文中的「se camper」，原意為故作姿態(to pose)的意思，一般指一些展現和閱讀的風格故意「誇張到太好笑」的樣子，當中也有一種顛覆的意思；但又不是任何誇張的東西都能被稱做camp，前提是你要對這東西有感情，對這東西又愛又恨。Camp品味並非同性戀品味，但二者確有頗多共通類同之處。^{xxii}

「Camp 是一種感性(sensibility)、風格(style)，甚至是美學主義(aestheticism)；屬於修飾性的、充滿庸俗成分的行爲形態及生活風貌...」(洛楓，2006:164)^{xxiii}

如果根據這種有關 Camp 的解釋，我們不難發現，Betty Suraz 雖為異性戀者，但她的衣著品味、行爲舉止也有著 Camp 風。我在這裡所說的 camp 與一般泛指(男)同性戀者有關的 camp 不同，她沒有故意挑戰世俗對性小眾的眼光而故意誇張，反之她可以 Camp 而不自知。

在第一季開始，我們已經看到每天架著厚眼鏡、藍色牙箍，還要一身似在二手店買來的寒酸衣服的 Betty，與週遭充斥著 Anna Sui、Versace 等時尚名牌設計和名模的 Mode 辦公室所呈現的強烈對比風格。她在辦公桌上所放的 Mr Bunny 和辦公室 avant garde 前衛的室內設計更是極不協調。有一次，Betty 因為與名攝影師有一個重要的約會，看到自己的一身乏善可陳的打扮，她決定要來一次大變身^{xxiv} — 但我們卻看到 Betty 經過一輪濃妝艷抹後，其誇張的「土」味更是愈發不可收拾。

但是 Betty 就是這樣純粹的「土」嗎？如果根據有關 Camp 的解釋，Betty 在一切以包裝為先的時裝界中，拒絕依循遊戲規則裝扮自己，在起初可能是她對於時裝界知識的貧乏，然而後來在第一季觀眾見到她在 Fashion Week 幫忙，對於台上時裝表演的一切瞭如指掌，指揮若定；以至到了第二季的第十一集^{xxv}，可愛大膽的 Betty Sureaz 踏上台板，在 Bow Wow 的 Rapping 下在舞台上以代表「女性真實一面」的主題，驕傲的展現自己的身體，令我認為這樣的安排是故意的。

醜女能不能有性愛？這個問題就像問「應否容許智障人士有性行爲」般愚不可及，但是在不

少人的心目中，其貌不揚的人大概都不會有對象，更枉論享受性愛，所以通常會被預設為無性愛(asexual)的。以Betty的個案為例，她不但不是沒有對象，而且還被三角戀纏擾，更嘗試在男朋友Henry半裸身體上放雪糕弄一次食物「情趣」大餐(可惜最後笨笨的失敗告終)^{xxvi}。

Betty多次與男友Henry以至第二季中新角色Gio的介入，以外表平庸的她向世俗展現一套非典型的談情說愛(以至性愛)關係，雖然她的性取向仍然一對一的異性戀，觀眾看到的《Ugly Betty》主人翁Betty是一位性活躍的醜陋女子，即使不算是顛覆，也是挑戰了世俗對於一般(外貌平庸)女子的僵化規範和期望。也就是說，她也「酷兒化」了。

出乎意料地，我們在《Ugly Betty》的主角，異性戀者拉丁族裔 Betty Suarez 看到甚麼是酷兒。由第一集開始，我們可以看到 Betty]每天在充滿犀利眼神凝視的 Meade 辦公司中工作，因為不合時宜的衣著品味換來(特別是 Marc 和 Amanda)的冷嘲熱諷；有些時候，她亦嘗試改變自己的外表，但她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身體感到真正的不安，也不會對自己平庸的外表感到羞恥或感到需要妥協 — 因為她真正明白和接受自己作為 Betty 這個本體的一切。作為本片的女主角的 Betty，與剛才提過的角色 Alexis、Marc、Justin 相比之下，才是真正體現《Ugly Betty》這片集的中心意念 — 即使週遭的世界看不起、離棄了自己，最重要的是仍然能夠擁抱自我，自信的踏出每一步。因此，在《Ugly Betty》每一集的結尾，Betty 都總會發現：無論發生甚麼事，只要做回真實的自己，對自己的選擇感到自豪，都比甚麼都重要。

總結：現身是否就是萬能？

Arlene Stein 在「Shameless」一書提過，「現身」(Visibility)不是簡單的等同解放。但是，當和性別和性小眾得到愈多的現身機會，挑戰了世界上對於男/女、同性/異性等性別二元的刻板

觀點，也變相確立了這些二元觀點的悠久存在於社會中。^{xxvii} 嚴格說來，我們不能否認在整齣劇有鬧劇的成份存在。然而，筆者認為《Ugly Betty》能夠透過建構 Alexis、Marc、Justin以及Betty這些多元酷兒角色，成功地讓他們在主流通俗媒體中出現，而且不是曇花一現，而是一個長期有劇情發展的角色。給予觀眾機會在歡笑之餘，也讓他們有機會思考一下開放性論述空間的可能性；因而讓性多元文化不再隱身，對建立性別多元社會也是一種鼓舞。

中文參考書目

- 何春蕤，《跨性別》，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3年。
- 李銀河，《中國社會學網》，版權所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 李銀河譯《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銀河譯：時事出版社，2002年。
- 游靜 編《性政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

英文參考書目

- Arlene Stein (2006), *Shameless: Sexual Dissid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David Gauntlett (2002), *Media, Gender and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 Susan Sontag(2001), "Notes On Camp" 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Picador.

附錄：

《Ugly Betty》第一季主線人物關係和劇情發展

| | | |
|--------------------|---------------------|---|
| Daniel Meade | Eric Mabius 飾演 | Betty 的直屬上司，身名狼藉的花花公子，一直活在以為已死的 Alex Meade 陰影下，原本一心想逼迫 Betty 辭職，但後來 Betty 卻成了他不可缺的支柱。 |
| Wilhelmina Slater | Vanessa Williams 飾演 | MODE 雜誌創意總監，原本以為總編位子應該由她接任，沒想到卻來了 Daniel，不甘心的她私底下與神秘人密謀奪權計劃。 |
| Bradford Meade | Alan Dale 飾演 | Meade 出版的老闆，與 MODE 前任總編 Fey Sommers 有著不可告人的關係；後來卻與 Wilhelmina 一起，與 Claire 離婚後迎娶 Wilhelmina。 |
| Marc St. James | Michael Urie 飾演 | Wilhelmina 的助理，對她又愛又恨，以開 Betty 玩笑為樂，與 Amanda 為(bitchy)知己。 |
| Amanda Sommers | Becki Newton 飾演 | MODE 的總機櫃檯小姐，與 Marc 總是一搭一唱，非常渴望佔有 Betty 總編助理的位子，總是表現的很強勢的樣子，曾經很喜歡 Daniel，也和他有一手...不過有時也會讓 Betty 看到她脆弱的一面。 |
| Christina McKinney | Ashley Jensen 飾演 | MODE 的裁縫師，Betty 在 MODE 的唯一知心好友，希望自己的設計能夠受到認同，卻成了 Wilhelmina 利用她的弱點。 |
| Claire Meade | Judith Light 飾演 | Daniel 酗酒的母親，很早就發現老公與 Fey Sommers 不可告人的關係，後來又遭逢喪子之痛而住進療養院；後來更因涉嫌謀殺 Fey 而入獄。 |
| Alexis Meade | Rebecca Romijn 飾演 | 第一季至後期才露面，原名 Alex，是 Daniel 的哥哥，變性後改名 Alexis，誓言要向父親報復，但後來在父親死後與家人和好。 |

| | | |
|-----------------|-----------------------|--|
| Hilda Suarez | Ana Ortiz 飾演 | Betty 的姐姐，是一個單親媽媽，一開始是以賣草本營養食品為業，後來發現自己有美容的天賦，在家中開設美容院。 |
| Ignacio Suarez | Tony Plana 飾演 | Betty 的父親，是一個標準的慈父，在來美國前是一個廚子，原來是為了妻子犯了事才移民到來的。 |
| Justin Suarez | Mark Indelicato 飾演 | Betty 的侄子，對時裝觸覺非常敏感，喜歡舞蹈和歌唱、比 Betty 還要瞭解時尚的他幫了她不少忙。 |
| Henry Grubstick | Christopher Gorham 飾演 | 在第一季中段開始出現角色，是 Mode 的會計，與 Betty 深愛對方，可惜他的前度女友的出現壞了好事。 |
| Gio Rossi | Freddy Rodriguez 飾演 | 在第一季尾段才出現的角色，在 Betty 的辦公室隔壁開了三文治店，目標是要開設具有 300 個座位的大型店子。一直暗戀著 Betty，後來第二季尾段更向她表白了。 |

-
- i 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簡稱ABC)，現在是迪士尼擁有的電視台，有關它的歷史可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BB%A3%E6%92%AD%E5%85%AC%E5%8F%B8>
- ii 截止 2008 年 5 月為止，明珠台共播放了兩季的《Ugly Betty》。可參考 [http://pearl.tvb.com/drama/uglybetty\(ii\)/20080512.html](http://pearl.tvb.com/drama/uglybetty(ii)/20080512.html)
- iii 節錄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gly_Betty&variant=zh-tw
- iv 有關Ugly Betty各種人物關係和劇情發展請參考
- v 洛楓〈男身女相·雌雄同體：-- 張國榮的歌衫舞影與媒介論述〉：遊靜編《性政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 年。
- vi Rebecca雖然身為一位異性戀的性感名模，但她卻已不是第一次觸及多元性別議題。在拍攝《Ugly Betty》以前，她曾經擔任過《X-men》的其中一位是雙性戀的角色；而她亦是在多元性文化的環境長大：她有女同性戀兩位姨母，另外更有一位同性戀的舅父和雙性戀的姨母。詳見：Brantley Bardin, Lawrence Ferber. (2007, May). what a Woman! The Advocate,(985), 43-44,46-47.

-
- vii 何春蕤〈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何春蕤《跨性別》，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3年，頁28。
- viii 參考http://www.youtube.com/watch?v=31azSCBnw_s
- ix 何春蕤《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何春蕤編《跨性別》，桃園縣中壢市：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3年，頁10。
- x 失憶後的Alexis Meade，不懂「女人」事，可見這裡：<http://www.youtube.com/watch?v=j70Aj5cDKtM>
- xi (美) 葛爾·羅賓〈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銀河譯：時事出版社，2002年，頁26。
- xii 原名為《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的真人show，港譯作《粉紅救兵》，可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89%E9%9B%84%E6%95%91%E5%85%B5> (中文) 或
http://en.wikipedia.org/wiki/Queer_Eye_For_the_Straight_Guy (英文)。
- xiii “Bitchy”這個詞實在是很難傳神的翻譯出英文的神髓...勉強可以說成「潑辣」。
- xiv 參考<http://www.youtube.com/watch?v=g1g1UyrZHEs>
- xv Arlene Stein (2006) “Introduction”, in *Shameless: Sexual Dissid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6.
- xvi 請參考以下短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bV9DHmber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pFDbzvndBs&feature=related>
- xvii 參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Justin_Suarez_\(Ugly_Betty\)](http://en.wikipedia.org/wiki/Justin_Suarez_(Ugly_Betty))
- xviii 參考<http://www.youtube.com/watch?v=g1g1UyrZHEs>
- xix 參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Grin_and_Bear_It_%28Ugly_Betty%29
- xx 轉載自《中國社會學網》李銀河個人文集，版權所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全文可於此網頁下載：<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liyinhe/default.htm>
- xxi (美) 葛爾·羅賓〈關於性的思考：性政治學激進理論的筆記〉《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銀河譯：時事出版社，2002年；另參考李銀河《酷兒理論》：<http://baike.baidu.com/view/81912.htm>
- xxii Susan Sontag “Notes On Camp” 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Picador: 2001.
- xxiii 洛楓〈男身女相·雌雄同體：--張國榮的歌衫舞影與媒介論述〉：遊靜編《性政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
- xxiv Betty的大變身過程可參考：http://www.youtube.com/watch?v=GU1vxdc_MhQ
- xxv 第二季第十一集 “Zero Worship” 後半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3dnfiXtKmo>
- xxvi 參考<http://www.youtube.com/watch?v=gnDvGvotlVA>
- xxvii 原文為 “Visibility can't be equated with liberation in any simplistic way. The greater visibility of gender and 'sexual minorities', challenges the belief that the world is neatly divided into male and female,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but it also reinforces our assumption that these categories are real and enduring.” Arlene Stein (2006)

“Introduction”, in *Shameless: Sexual Dissid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21.